

路爱

章立宝

作家出版社



路爱

章立宝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路爱 / 章立宝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063-8199-4

I. ①路… II. ①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9351号

路 爱

作 者: 章立宝

责任编辑: 赵 莹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240

字 数: 741千

印 张: 38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199-4

定 价: 5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湖边，省城的郊区。

底层长锁壳形带廊道，后墙深深地扎在湖边水中，楼梯在外，门朝南，一座三层十五间的楼房。

宽阔的院子，东边是厨房，西边是机车室。院子的地面垫得很高，和前面横着的東西蜿蜒漆黑的柏油公路平行。

这座楼，就是全省有名的先进道班房——临湖道班。

前面的柏油公路，向西不到半里，就爬上了河堤；然后拐弯向南，不到一里，就接上了骑在大河上的东西大水闸。从闸头向西、向南是岔开的两条柏油公路。向南不远又是一条支流河。两河斜角中，有一个大土堆，大土堆上是水闸管理处的办公室。向北以一条小柏油路与临湖道班相连。

研究室、宿舍、浴室、资料室、厕所与杂务员张二嫂的宿舍连在一起，道班的第三层楼上，是李秀贞科学实验的办公处。

对于李秀贞来说，实习期实际上就是省交通大学通过省科委、交通厅、工程局到这儿搞重点项目的科学实验期。

后窗启开，跃入眼帘的是舟帆遍缀、金鳞展动的白茫茫的湖景，微风携带着浓郁的水鲜味迎面扑来，秀贞全身泛起一阵心旷神怡之爽。

她观赏一会儿湖景，又回坐到深红色的椅子上，叹了一口气，歪着头，静静地凝思。忽然间，她打开米黄色的办公抽屉，拿出一沓信笺，像翻扑克似的摆开，在那一封封的信笺上，来回移动她那莹亮的眼光一封封抽看，又一封封朝抽屉中放。九封信笺，只剩下两封。又来回颠倒地观阅、对照，终于又放进信封，向桌面推开。

虽是初春，这儿的天气已相当暖和。午时的阳光从南窗伸进室内，照在秀贞身上，颇有暖洋洋的感觉。她索性打开南窗，拉过椅子，坐在窗口晒太阳，静静地观察

前面的柏油路，遥望远方大土堆上的水闸管理处。她身穿红色套头绒衣，一对环形勾辮扎着黄绸子。她虽然二十八岁，举止庄重沉稳，可那张圆而微长的脸、炯炯放光的杏眼、亭亭玉立的身材，丝毫不减少女婀娜多姿、轻盈如花的风韵。

嘀，嘀！一辆棕色小轿车从东而来。减速，转弯，驶进道班院内，走下来一个不高不矮的戴眼镜的青年人。

“黄技术员，快上来！”秀贞起身欣喜地招手，宛如一枝牡丹花探身窗外。

“哟——李工程师晒起太阳来啦？”黄技术员扬起下巴，向秀贞笑道。

“再不晒晒，就被你们关得发霉了！”

“谁敢关你？”黄技术员噤噤一阵小跑上了楼。

他坐下后，气喘吁吁地说：“站长、书记又派我为代表，找你谈谈，大家都急切地想让你留下来！——怎么样？能决定吗？”

秀贞蹙眉，微笑，冲了一杯茶，递过来：“说实在话，我真舍不得这块仙地！”

“如果你喜欢这儿，我们打算把道班搬走，专门作为站里的科学技术楼！当然，你要愿意到县城也可以。还有一个紧迫的问题，焦龙砂礓路已坏得影响交通，最近想只把大窟窿小洞补补，等待你的‘十四个之最’砂礓路面试验。如果……”黄技术员信心十足地说了一串，又探测性地望望秀贞，“我知道，还有许多领导单位也在聘请你，他们的条件可能比我们好，他们像大海，我们像湖、河流；可有时候，大海也不一定比内湖、内河养人啊！”

“听说，海里的鱼也会定期到海边和内河来的，是什么时候？”秀贞若有所思地问。

“我没有研究过，听说可能是在春天到海边和江河中来繁殖。”

“这样说来，海边、内河才是鱼儿真正的家，而大海只是鱼的游程？”

“可能是这样吧。不打扰了，我回去了。”

“交际病，科学工作者的交际病——无事不干扰，见面少闲话！”

小黄是郊县公路管理站的技术员兼副站长。在柏油路面低温软化液实验中，他被指派来充当秀贞的助手，帮助寻资料，借仪器，指挥喷洒，管理测定。秀贞需要的，他就能想得到；秀贞有时想不到的，他有时也能想得到。低温软化液的实验成功，真该有他一份功劳啊！几个月来，他和秀贞一起工作，几乎就没离开正题。而此时此刻，秀贞多么希望能和他多谈一会儿，谈一谈科研之话外的一些问题。

“时间对你来说，实在是黄金呀！”

“你该知道，此时此刻，‘不干扰’对我来说已经不适宜了。”

“嗯——，那也该让你休息。”

“今晌我们再研究一下好吗？”

“研究什么？”

“刚才不是和你谈鱼吗？张二嫂到水库管理处去买鱼了，我又叫她买几瓶葡萄酒，今晌我们一起研究探索一下鱼肉和葡萄酒合到嘴里是什么味道。怎么样——请客难吗？”

“本来不该拒绝，但我来时，家属正在医院看病，我得赶去医院看看。估计是肾炎发作了。”

“那就不留你了……”

这儿不仅环境优美，科研条件好，更重要的是人的条件好：领导和同志们对她的关怀是那样无微不至，那样公正、醇厚……

站领导早就对她许诺过，她如果能留下来，两年之后，可特殊申请给她定一级工程师，并保证她“十四个之最”砂礓路试验顺利进行。对于新的研究课题，展望将来，前景是多么光明！

她走进办公桌，又拿起那两封聘书，一份是郊县公路管理站的，另一份是大学母校的。

早在毕业考试结束时，陈教授就对她透了风，打算把她留在身边一起搞科研——这也是全班、全系同学能猜测到的。

陈教授是秀贞最尊敬最爱戴的教授，他有慈父般的形象，对待学生严格中带有温和；他讲课有与众不同的风格——始终是启发的、激励的，不急不躁的，既有科学幻想的味道，又有一丝不苟的实在性，浪漫和科学规律齐发；他从不要求学生做他的崇拜者，他总是要求学生能大胆创新，别具一格。

前年冬天，有一次陈教授带着秀贞和孙云到大学西边的柏油路上散步。走着走着，陈教授指着柏油路面说：“你们看这柏油路面一年四季有没有什么变化？”

“夏季软，冬季硬，春秋不软不硬。”秀贞脱口而出，使孙云很惊讶：“你好像早已研究过。”

“什么季节路面最容易坏？”陈教授望望秀贞，接着问。

“冬季！冬季硬，硬易裂，裂易坏。”秀贞迅速回答。

“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陈教授语意深长地说。

陈教授并没有要秀贞去研究什么；但这次散步谈话，竟给秀贞添了许多不眠之夜，给她以无穷的想象，给她勇攀的劲头！她大胆地向陈教授提出“低温软化液”的实验设想，陈教授立即给予支持和鼓励。他还联系化学系的几位教授，给秀贞提供知识技术指导，提供资料、器材、化学元素。

她到这儿进行实习实验，就是陈教授支持安排的。二十天前的实验成功验收典礼，也是陈教授主持的。秀贞在会上宣读了她的论文，受到了与会科学家们的高度赞扬。

陈教授已经通过校部，决定把李秀贞、孙云留校做助教，定为公路、桥梁系研

究生。

如果说为了失去这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而惋惜，那违背陈教授的意愿，辜负母校的期望，与分解干枝、切断手足有什么不同呢？那将不是惋惜遗憾，而是剧痛难忍啊！

她终于把郊县公路管理站的聘书连同那七封信一起塞进了抽屉。

她望望楼板，望望北窗外的湖，又转身望望前面的路，像犯了错误似的羞涩地低下了头。

留校的另一个有利条件应当说她还有一个情同手足的学友——孙云。他有理想，有抱负，为人正直。在大学四年中，她难以计算出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有多少。

孙云在三年级时，曾直接向秀贞求过爱。当时秀贞很尴尬。她只好把她与乔柏之间的关系对他讲了，并在班上开诚布公。随后她发现孙云并没有单相思的绵情伤感，也没有像有些男子那样不择手段地顽强追求，也没有因此而改变原有的同学友情，只是在学习上狠下功夫。

秀贞内疚，她暗暗鼓励班上叫黎一青的女同学去追求孙云。但孙云却无动于衷。有一次，她用责怪的语气对孙云说：“你太死心眼了，黎一青很爱你！”

“我知道。请你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我真真实实告诉你，我现在已有对象了，而且我非常爱她，她的名字叫科学！”

秀贞很难为情，难为情中不断增添了对他的怜悯心；怜悯心中竟滋长了一点爱的成分。她害怕了，自感吃惊，有时甚至对自己进行猛击。

暑假要到了，也就是前年的暑假，她固执地拒绝了陈教授要她留校协助科研的要求。

“你为什么一定非要回家不可呢？”

“父亲常不在家，母亲一个人很苦，我长年不回去，于心不忍。”

其实，她的心只有天地和她自己知道。在暑假中，她和乔柏玩了个够。除了掌握关键之处，几乎是百分之百满足了乔柏的要求。她的目的是要加深乔柏在她心目中的地位，疏远孙云。

爱情，是很难用单一观点去理解的。

她心里也曾把乔柏和孙云对比多少次，她知道孙云的许多条件都高于乔柏——性格、学识、求知欲、毅力、理想、抱负……

如果要论共同理想和共同语言的话，她只能选中孙云。可是她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她的心已完全交给了乔柏，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挣脱的，更重要的是她不愿挣脱，还情愿加强这种束缚。

乔柏长白脸、直鼻梁、秀眼，五官匀称。孙云方红脸，上额饱满，下巴宽厚，小

嘴白牙。论面貌，不分上下。但每次回想对比，总是先清晰地显出乔柏那双有神的俊眼和丰满白皙的如镶边似的眼圈肌肤，像精灵一样勾她的心，迷她的魂。于是，那近在眼前的孙云面貌就模糊不清了。

她能够吹毛求疵地找出孙云点滴缺点，对乔柏的缺点，虽然能找出，但很快就会消失，似乎被什么东西蒙住似的。

她到这儿实习，陈教授曾指派孙云当她的助手，她拒绝了，她既是有心的，又是违心的。但孙云却毫无忌恨地来看她两次。

她也曾想过，乔柏的某些性格可能是隐患。在热恋期间，他曾对他说过：“你的脾气时好时坏很难预测。”以前在一起的时候，她为了治他的犟病，曾有意折磨他，同时也折磨了自己。但爱情的魔力却往往不受条件限制。爱的基础力量是无穷的，爱情的果子好像就是由越裹越紧的情丝织成的！

在中学期间秀贞对乔柏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好印象，要说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件事：

有一次，教室的门扣子不知被谁弄坏了。班主任问秀贞，秀贞通过了解，知道是乔柏无意碰坏的，就如实向班主任汇报。班主任叫乔柏修好门扣。本来这根本不算一回事，乔柏只要到木匠铺借把钳子，花几角钱买个门扣安上就行。但乔柏却坚持说：“如果不是另一个同学推我，就不会把门扣撞坏！”他坚持不修。班主任找他谈话，他仍坚持自己的意见，结果就处分升级：书面检讨，罚款壹元。乔柏抗拒处分。校长与他谈话，他竟与校长吵了起来，校长责令他停学写检讨。“不念就罢！”乔柏有一星期未上学。秀贞与几个同学登门劝解都不行。后来过了十几天，乔柏才由他的姐姐带来向校长和班主任认了错。

“这个犟驴怎么转弯的呢？”秀贞和班上的同学都莫名其妙。

原来他姐姐苦口婆心说服了几天，最后还是硬把他带来了。

所以每当回忆中学时期的乔柏，秀贞的脑子里就自然而然地浮起“门扣子”形象。

乔柏向秀贞求爱，秀贞将近一年后才答应他。实际上，她早已爱他爱得发狂，她是有意折磨他，考验他，她是用爱情折磨法治乔柏的固执病。在热恋期间，他俩也将过两回军，但生气的是乔柏，最后主动的还是乔柏，秀贞从没有主动向他赔礼。可那只是表面，暗地里，她还要去观察了解乔柏，掌握他的情况。

她移动一下椅子，凝视窗外：漆黑的柏油公路正闪耀着金鱼鳞似的光。这儿向东五公里，向西八公里，都是试验路。低温软化液是十二月份喷洒的，历经严寒，直到现在，用手指在路面上按一下，还能清晰地见到手指印，其试验效果大大超过预料。目睹自己脑汁凝成的硕果，秀贞心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成就感。那上面潜藏着她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个忘食之时，多少个外事遗忘，多少个交际抛弃啊！从去年八月份以来，她只写了两封家信，回乔柏的信只有六封。有一次，她忽然想起有好长时间未

给乔柏回信，一计算，两个多月。她喊来了张二嫂：“张二嫂，请你今后记住：每月初，一定提醒我写一封回乔柏的信！”科学，能使人忘记悲欢离合，能淡薄绵恋相思之情。

她仰起脸，注视那大土堆上的水杉林，在阳光的映照下，那些水杉在扩展着，变成了松；土堆陡然增大，增高了，渐渐变成了大山，下面的小路变成了阶梯，那拐角的凹处变成了洞。

啊，十八盘，玉女峰，水帘洞——花果山！前年暑假，她和乔柏就是从十八盘上去，从水帘洞那边下来的。由于兴奋，他俩竟忘了看花果山路线图。

“你们是上哪去？”一个白发老者问。

“玉女峰！”乔柏说。

“走过了，过了三四里！”

他俩惊讶后悔。

“快回头吧！”乔柏说。

“就没有别的路了吗？”秀贞问老者。

“有！不远处有一条崎岖小道。不过那是爬山训练的人走的，可难走啦！”

“有危险吗？”秀贞问。

“倒也没有什么危险，就是费力吃苦。”

“我们就走这条路！”秀贞提议。

“我怕你……”乔柏担心。

“走吧！”秀贞坚定。

山路崎岖，弯弯曲曲，有时有路影，有时连一点儿印迹也没有。

荆棘丛生，不小心就划着衣服，刮着脸和手。

怪石嶙峋，有尖石、滑坡，不小心就摔倒。

乔柏在前面开道，用棍拨开荆棘，用手拉她，用棍牵她上去。

“乔柏，怎么这块石头这样尖？让我在前，你在后，我怕。”

秀贞拉一根树枝，拼命向上爬。忽然树枝折断了，她摔下来，正好摔在乔柏怀里。

“我抱你上去！”乔柏抱起秀贞，让她两只脚先搭岩石，然后用劲把她身子推上去。

“好险！好累，歇歇吧，这儿真幽静。”秀贞累得一下子歪倒在山石上。

“上面人不知，下面没人来！”乔柏坐下来，拿出两瓶汽水，递一瓶给秀贞，自己仰脸，美滋滋地喝了一瓶。秀贞接过汽水：“你饿了吧，吃鸡蛋！”

“你吃，我不饿，只是渴！”

俯视山下，山坡一片葱茏。山涧中的那些瓦房显得格外渺小。

“秀贞，你听——山顶有声音！”

秀贞侧耳细听，隐隐听见山顶上有大笑声。

“快了，我们走吧！”乔柏急着说。

“再歇一会儿，我很累——主要是腿脚累！”秀贞皱着眉。

“我给你揉揉，揉揉歇得快！”乔柏走过去，轻轻地抚着、捏着，使秀贞感到阵阵酸痒。

“好些了吗？”乔柏一下子伏在秀贞身上，狂吻起来。他抽出手，摸她的脖子。

“乔柏，你揉我的腿呢，我脖子可不疲呢。”

“我爱你！真不想你离开我！”他的手渐渐向下滑去，那是她的禁区，是“玉女峰”！为了满足他，竟让他摸上了。秀贞疲惫的身躯又复荡起急流的血，她昏昏然了。

他的手又向下滑去，横向地摸；又向下滑去……

“不能！”秀贞昏昏然中有一丝冷静：她必须保存好最后一把钥匙。她拉住乔柏的手，“柏——”声音微颤，“你疯了？那会出事的！”

“怕什么？”

“不，我还没有毕业，出事怎么办？……听我说，只许你吻……别的都不行！”

“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

“我知道，听我话！以后要注意克制自己，把心用在工作上、学习上。等我毕业后，就结婚！”

“我听你的，我们走吧！”……

那是多么愉快而又难忘的暑假呀！

现在，她不仅毕业了，而且实习期已满，又取得了科研的初步成果。

我还能忍心叫他守？他的年龄还小吗？我的年龄还小吗？鱼儿，大海的航程是有时间性的，是有季节性的，该回到海边和内河了！

她走到海边，拿起那份省交通大学聘书，蒙到头上，又贴到胸上。

她感到这份聘书很沉很沉，她把它塞进抽屉是费力的、是用劲的！她犹如爬山一样累，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现在她什么也不想了，她只想详详细细写封信给陈教授，讲明和乔柏的情况，说明回去是暂时的，等和乔柏结婚以后，再想法调出来；还要说明：虽然回去，科研不能丢，也不会丢。还要说明……

第二章

秀贞归心似箭，巴不得一下子飞到乔柏身边。在汽车上，在火车上，在轮船上，

在旅馆里，差不多大部分时间都沉浸在美好的回忆和想象当中。

——那是在入学之前。

秀贞站在交通局机修车间的棚子下有半个多钟头，乔柏也没有叫她坐下，没有抬头望她，只是使劲地拿着大活口扳子上着轮子上的螺丝。螺丝上完了，又给轮胎充气。秀贞早已瞥见他那忧郁的脸和那好像要把什么莫大的苦衷排泄到汽车轮子上去的不协调的一举一动的表情。她忍气吞声地站了一会儿，说：“乔柏，你今晚上我家去！”转身就走。——也没有再去看看乔柏抬没抬头，听听答应没答应。

但是，乔柏在当天晚上并没有去。第二天，第三天仍然没有去。

“你又生了什么毒病？”第四天中午休息时间，秀贞冲进了乔柏宿舍。

乔柏躺在床上，见秀贞进来，只翻了翻身，望了望，没言语。

“你说呀，生了什么毒病？……前天入学通知书给你看了，你不是很高兴吗？”

“我想，我们之间的关系大概是应该结束了！”乔柏叹了口气，坐了起来。

“说道理呀？”秀贞坐到椅子上，眯眼，微拉嘴角。

“将来我还能配你吗？”

“怎么不配？”

“你将来是大学高材生，或者是工程师，研究生什么的；我呢？工人，普普通通的工人！”

“其实，我俩之间本来就不配！你是正式工，拿工资的；我呢？普通农民，而且家里很穷！可是你为什么那样死死地追我？还追得不放！我们之间，本来就不应有恋爱关系呀？”

“你是你，我是我，男女不一般！”

“就是呀，男的都是眼睛向下看女的，女的都是眼睛向上看男的。你是高贵男子，你早就自我标榜过的，是忠贞的情种！我呢？是天生的下贱胚子，说变就变，是不是？那么，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山盟海誓你难相信，就是订条约也照样反悔。为了使你怀疑，接受你的考验我只有一条：我不念了，不去读什么大学了！”

“不去？你能不去？”

“你认为我不能不去，我找你就是和你商量的，我决定不去了！”

“不能不去！好不容易考上的，这是难得的机会。我本来是应该为你高兴的，可是最近我又怕你……我爱你，又怕你，怕你将来……”乔柏嗫嚅着。

“怕我到大学里跟别人谈恋爱，怕我将来不要你？对吧？可是你知道不知道我不是遇上了你，今年不会去考大学？你改变了我的心境，你增强了我的信心，增加了我的勇气，你使我理想复活，智力开拓，你使我产生了许多美好憧憬！我把你看成是我的支柱，所以我劲头来了，暗暗复习，考出这样好水平！现在我才知道，这些认识都

是错的，是假的，是不现实的，是好高骛远的，所以我还是现实地处理这件事为好！”

乔柏惭愧地低下头。当他仰起脸来时，秀贞已悻悻地离开了他的宿舍。

乔柏追出去，一路上喊她，叫她，她都没理他。只到环城路上，乔柏窜到她前面，拦住说：“是我不好，我不该那样不信任你。你准备去读吧，我守你，支持你！”

“我是不打算去读了！”秀贞平静地说，“你想，整整四年，我能离开那个家吗？几亩菜地谁种？弟弟读中学，学费哪里来？年老多病的母亲能供给我学费和生活费吗？莫非我得靠父亲从赌场上去取钱？”

“你的家庭，由我抽空照顾；你的学费、生活费，全由我包。你去读吧！”

“我倒不愿意让你去吃那些苦，受那些罪！”

“我心甘情愿！”

秀贞摇摇头，从他身旁走过去。

“不许走！你不答应我，我不让你过去！”乔柏拦着她。

“你能守我四年？”

“能！”

“你愿意艰苦帮我？”

“愿意！”

“你不怀疑我了？不怕我将来翻脸？”

“不怀疑！不怕！”

犟种！几年来，他正是遵照他的诺言办的，不管怎么劝他，他总是按月寄钱来！他坚持了。——这是他美好的心灵和坚韧的性格保证的！

以前，我凭什么要恨他固执？“固执”是美德，是爱情的保证！

她开始浮想联翩了。

——怎么这样巧？“十四个之最”的试验工地正好设在古北桥那条路上，她的工地离桥头只有一里路。她寻思着跟乔柏开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天黑之后，她去桥头，见乔柏正在屋里读书。

她偷偷地打开厨房门，拉开灯，锅里冰凉，灶内无火，他一定没有吃晚饭，真是废寝忘食呀。秀贞急回工地，为他做了面条，炒了菜，然后送去。

时间已到十点整，乔柏还在屋里孜孜不倦地看书。她把饭菜放进锅里，用手猛地把碗弄得咯咯响，又把门猛撞一下，然后返身就走。

第二晚，秀贞又去送菜送饭，见乔柏还在那儿看书。可是她发现昨晚送的饭菜，在锅里一动未动。她放下热菜热饭，用拳头朝窗户上猛击两下，返身便走。到了桥上，她远远地观看：乔柏出来到厨房看看，怔了一下，又回屋看书去了。

他大概是生活提高了，一般饭不吃，专门啃书本！呵，莫非他是饿死不吃不明之

食！好一个犟种！秀贞决定耍他一下。

秀贞回到工地，戴上墨镜、口罩，进行一番化装，来桥头叫门了。

乔柏出来了。

“我送两次饭来，你为什么不吃？”秀贞学着省城腔。

“我不明其因，怎能吃？”乔柏惊奇。

“你光学习不吃饭，会饿坏身子的。我心疼你，才做菜做饭送来！”

“对不起，谢谢你的好意。不过，要是饿了，我自己会做的。”乔柏冷漠地说。

“你也该理解我一片心意，我很爱你！”

“谢谢，可我不能接受你的爱，我已经有未婚妻了。”乔柏严肃地说。

“你未婚妻叫什么名字？在哪儿？”

“李秀贞，在省城读书。”

“你大概怀疑我没有李秀贞漂亮，我很美呢。”

“这不是漂亮不漂亮的问题，这是感情基础。”

“她不在这儿，你就不能爱我一次吗？”

“爱情要专一！”

“你就当我是李秀贞不行吗？”

“这怎能替身？”

“你知道我是神仙吗？我会变，为了得到你的爱，我可以即刻变成李秀贞。”秀贞摘下眼镜，拉下口罩，走到乔柏跟前，这不就变成了吗？她声音也变过来了。

乔柏从惊疑中苏醒：“秀贞，你回来了！”

“我分配在本县，以后我俩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乔柏把秀贞抱起来，转了几圈，还是不撒手，高兴得像范进中举一样，就差没疯。

秀贞娇声地说：“一见面你就惩罚我，腰被你扭痛了，还想把我头转昏。”……

他俩结婚了，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搞了许多试验，取得了若干发明……

秀贞到达淮市，正是上午十一点五十分。她必须到淮市公路管理处办一份任职证书，其他手续都是到县里办的。

她走出汽车站，扫视一下熙熙攘攘的人群、纵横交错的巷道和光怪陆离的楼房，然后视线落到街旁一个公共汽车的绿色木板小站。她走过去问了女售票员，花了两角钱买了张车票，坐上公共汽车，绕了一个弯子，过了两个小站，在淮市南角下了车。又通过问询，走了小半里路，就到了挂有淮市公路管理处牌子的大院。

院后是一片整齐的矮平房，惟独前面，紧靠大门左侧矗立着一座五层楼房。楼上都是管理处及各科室的办公处。

处长室在二楼中间。她上了楼，处长室里只有一个穿黑呢大衣的长脸青年，正在看一份文件。

“请问，您是处长吗？”

长脸青年抬头，放下文件，答道：“不是，处长不在，你有事吗？”

“那你……”

“我姓刘，搞秘书工作。”

“刘秘书，那请您……”秀贞取出介绍信，递给刘秘书。

刘秘书看了看介绍信，用敬佩的眼光看着她：“你的事找马处长。他今天下县检查去了，晚上回来，你明天八点钟来。他回来，我会告诉他的。”

秀贞下了楼，走出大院。

今晚只好住下了，她心里想。公路管理处大院的东北角正好有一家迎宾旅社，她决定就住那儿。从现在到晚上还有七八个钟头，这些时间干什么呢？她茫然地顺着来路走去。

迎面来了一对情侣。那女的身穿紫色毛绒套衣，小肚子已发尖。她手中的敞口提包中塞满了五颜六色的花布。男的提着一篮鱼、香肠、韭菜。看样子结婚也不过年把时间。

我不久也将这样！她心里乐滋滋地想，脸上立刻泛起羞涩的红晕。

她忽然想起，这次回来，由于心急，竟忘了买点东西给乔柏。她很后悔，今天得弥补上！

买点什么呢？他爱吃什么？他什么都爱吃，百无禁忌，一无嗜好。他喜欢吃菜，大白菜、萝卜、韭菜、黄瓜、芹菜……可是，他只喜欢吃我栽的菜。有一次，她到交通局食堂里，看见乔柏吃猪肉，放着的黄瓜豆腐他却不吃。后来她问他，他回答说：“我吃菜是喜欢吃你种的菜！”等结婚后，一定抽空回家种块菜园，让乔柏专吃她亲手种的菜。想起结婚，她联想刚才见到的那对夫妇的华美新装。她应给自己和乔柏各买套结婚新装。要做新娘子了！做新娘还是要穿红色的，她喜欢红牡丹的红。

淮市的商场是新建的，十层楼，五光十色。服装柜台在第三层楼上。秀贞观察着，选择着。她挑了一件红色毛呢外套，并且穿到身上试试，挺合身。走近椭圆形大镜前，看看自己那修长的形体，究竟是不是美？美到什么样的程度？她反复端详着。

美，自我判断往往不十分鲜明。她只听到别人说她美，以前乔柏赞赏她的次数最多。

她先总体观察，然后局部的——她观察脸、胸、腰、腿，总感到是匀称的，很难指出不足，谈不出需要改进的地方——也许这就是美了。

从镜子中忽见两个姑娘站在她背后看她，看了她的脊背，又把眼光伸进镜内；忽

然间，两人都自惭形秽地红着脸走了。有比较，有鉴别，倏然间，秀贞感到自己确实美，非常美！

她望了望那些女营业员，她们都烫了发。烫发好像还能给人增加一些美。自己的环形双辫还是保持着乡间的朴素，现在感到未免有点俗气，等买完衣服，再到理发店去烫发。

她又到柜台前，决定为乔柏挑身衣服。最好的要数蓝的、黄的，黄的好像更帅。记得乔柏比她高半个头，她算一下尺寸，为乔柏挑了件黄毛呢制服和一条蓝毛呢裤子。一起付了钱，一共花了二百七十元。

走出商场大楼，她感到肚子饿了，需要吃顿饭。到了一个饭店吃了点饭，又去理发店烫发。烫过发，还打算去看场电影，再去旅社登记。这样，下午长悠悠的时间也就过了。明天早点办完手续，争取上午到达县城。

第二天，秀贞是早晨七点五十分到达公路管理处的。

上班的工作人员齐集而来，他们匆匆地把自行车推进东边的廊道，然后向西边的楼上登去。一时间，办公楼上的门窗纷纷打开。秀贞扫视了一下院内、楼上的人员，却未见刘秘书。她两眼紧紧地盯着那还没开门的处长室。不一会儿，就见那个在楼下被三个人围谈问题的两鬓斑白的细高个子，约有五十多岁的穿着呢制服，戴着呢子鸭舌帽的老者上楼打开了处长室的门。秀贞迅速地上了楼，走进处长室。

“请问，马处长还没来吗？”

“唔，有事吗？我姓马。”马处长虽是老者，却尖声细语，态度和蔼。

“您就是马处长？”秀贞立即从提包里拿出介绍信，递给马处长。

“啊——李秀贞！你坐下！”马处长站着把介绍信看完，却并没有拆看秀贞后递上来的密封着的学校鉴定，他坐到椅子上，向秀贞微笑一下，很郑重地说，“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决定把你暂时留在处里工作。让你先锻炼锻炼。更重要的是：能首先确保你的技术研究与实验！”

秀贞愣了一下，头脑里抱定一个目标的状态难以改变。她用恳求的语气说：“马处长，还是让我回阳城吧！我是决意回阳城的。”

马处长说：“会让你回阳城的，你放心！你的老师陈教授要我首先要确保你的技术研究与实验。根据阳城现在的情况让你以一个技术员的身份回去，我就很难确保了。你在这儿锻炼半年至一年，把你的‘十四个之最’的实验先完成了，然后让你兼点几名目回去，也许更能施展你的才华！”

秀贞沉默了一会儿。心想，可不能辜负领导人的一番好意啊！留就留下一年吧。再说，这儿隔阳城只有一百多里路，星期天都能回去呢。便说：“马处长，一年后真能让我回去吗？”

“可以确保!”

“那就谢谢马处长!”

马处长说他已经联系过了:“盱县有一条拓宽的砂礓路正在筹备开工。听说料子已经开始备了。你可以先去那儿搞‘十四个之最’的实验。”

“料子已经开始备了?”

“听说是。你可以先回家两天看看。回来就去。”

秀贞急着说:“‘十四个之最’最重要的就是材料的选择。我必须现在就赶到那里!”

马处长又打电话叫来一个姓耿的秘书,为秀贞安排了宿舍……

进了宿舍,秀贞只在床上坐了一下,就急快地取了行李,锁了门,坐车去盱县了。

第三章

盱凤线位于盱县西南角。原为县乡之间的小公路,现在变成县与县之间的交通要道。

秀贞到路上看时,礓料不是开始备,而是已经备齐。遥遥三十公里的公路边,尽如连绵山丘似的砂礓堆。这些砂礓大多是新从泥里挖出来的带泥礓。还有不少是不合质量要求的面礓。按“十四个之最”的要求,砂礓料应是经过风吹日晒雨淋雪冻后无杂质的露天礓。规格要求:按比例,要有大小不同形状的圆形、三角形、多角形礓。如果材料未备,完全可以按质量按规格要求发布收购广告。可现在材料已经备齐,却又都是不合格材料。

只有考虑加工整理了。加工整理就是把不合质量要求的面礓拣出来,把带泥的砂礓用锤子砸成合格的砂礓,清除泥质。这是很需要花一大部分人力的。人工从哪里来?

秀贞把这些情况以及自己的分析看法向许以超站长做了汇报。

许以超站长立即召见盱凤线工区正副主任黄汉生与何建商量解决办法。

两个主任都沉默了一会儿。何建先提出一个意见却又很快自我否决了:“把试验路段的砂礓全部运走,再重新收购合格砂礓。但这也不行呀,附近的砂礓几乎全被收清了。哪来的合格砂礓呢?”黄汉生主任提出还是在加工上考虑。他说,可以考虑利用附近村庄的农民加工砂礓。

最后,许以超站长经过一番考虑后下了个铁命令:“上半截十五公里作为试验路,

下半截为普通砂礓路。两个主任每人负责七公里半。在一个月内必须把砂礓加工整理完毕!”

秀贞也要求负责一部分砂礓加工整理任务。但两个主任都不同意让出。

许站长说:“你的技术指导就够忙的了,就不要再兼具体事了!”

但秀贞还是要坚持负责几公里。最后许站长调整:她负责中间三公里。黄主任负责西头六公里。何副主任负责东头六公里。

秀贞领了任务就去中间路段察看了情况。

试验路段中间的三公里正位于荡心。向远处环视瞭望,有几个横着的村庄显得隐隐约约,估计距此最近的也有五里路。只有距此二里之外的东北角有一所学校——三栋瓦房连着院墙。院前是操场。一面红旗在旗杆上迎风飘着。一群学生在院门口出出进进。远远望去,这所学校就像停泊在浩瀚的绿色海洋中的一艘孤舟。

秀贞怀着一种企望向这所学校走去。

学生是有知的又是无知的。有知的当然是书本知识;无知的就是基本劳动技能空乏,不及农民。但整理与加工这些砂礓无非就是用铁耙搂一搂,用铁锤砸一砸,按规格归类,清出面礓,清除杂质。如果能把教师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进行认真指导把关,估计还是能完成任务的。

校牌上写着:“荡口联合中学。”东西两栋房子是教室。秀贞从门中望见教师正在上课。东边房子是南北向。好像是办公室与厨房。

秀贞向办公室走去。

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年龄与秀贞相仿,个头比秀贞要矮一点的女教师。

通过互相介绍,秀贞知道她名叫韩玉芹,是这所学校的教导主任。

秀贞说明了来意。

韩玉芹主任说:“要是一天半天能突击完成的事,我们发动学生义务劳动也能帮你办好。这些艰巨复杂的又要讲究规格质量的事,恐怕学生不容易做好。现在的学校都开始抓教学质量了。每学期期中期末都要进行统考竞赛,我们学校共有十三个教师,只有我是一个是公办的,其余都是民办教师,他们除了教学、学习,还要兼顾自家的责任田。”

秀贞说:“我们是打算付报酬的!”

韩玉芹说:“如果要是报酬,增加点收入,也许这好商量。因为民办教师的工资都很低。学校每学期上边基本上就没有给什么办公费。三个村的钱总是筹不上来。每学期的学生奖品都难发。等明天章校长来时,我对他说说。你明天上午十点来能得到准确消息!”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秀贞准时来到荡口联中的办公室。